

特务连

《历史的天空》作者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倾情奉献亲身体验

徐贵祥 著

作家出版社

I247.5/870+6

2007

特务连

徐贵祥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务连/徐贵祥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5063 - 3999 - 5

I. 特… II. 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2379 号

特 务 连

作者: 徐贵祥

责任编辑: 张亚丽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40 千

印张: 22.75

插页: 2

印数: 001 - 30000

版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3999 - 5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特务连

第一章

——

我敢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同样的特务连，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我笔下的特务连只属于我的记忆，同你们理解的那些正面的或者反面的特务们基本上是两回事。要想说明这一点，还得从头说起。

从头说起就是从我当兵的时候说起。我当兵进军营的那天是个大雪天，雪有多大呢，它在空中飘落的时候你听不见声音，但是你能看得见声音，你能看见一团团像是浸了水的绒絮，大块大块地，哗哗地从头顶往眼前落，落在地上还发出吧吧嗒嗒的声音。

众所周知，我是个半南不北的皖西人，以黄河为界我是南方人，以长江为界我又是北方人，所以我是南方人中的北方人，北方人中的南方人。但是在我当兵的那天 and 那个地方，我感觉我是个南方人。我当时的主要想法是，这下糟了，受骗上当了，到咱老家接兵的康营长和李连长都说咱们部队是武汉军区，武汉那可是个大城市啊！后来才搞清楚，咱这个部队是武汉军区的一部分，驻扎在华北平原上，同武汉相差千把公里。

这一趟火车拉的兵多数都是鄂豫皖地区的。火车把



我们卸下来之后，接兵的干部就把我们吆喝起来集合，集合之后就开步走，顶着风雪，耷拉着眼皮。那时候还没有给我们发领章帽徽，我们穿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有的新兵还把棉帽的耳巴子放了下来，队伍七零八落，背包松松垮垮，个个愁眉苦脸，步伐拖泥带水。那模样，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的队伍。

后来就来到了一片开阔地。接兵的干部命令我们原地解散休息，开阔地里就乱了，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背着背包，转圈跺脚。湖北兵武晓庆把手拢在棉袄的袖筒里，缩头缩脑，样子很不雅观，被接兵的李连长看见了，立即一顿训斥：看看你那个样子，简直就像小炉匠！

武晓庆很走运。他向李连长点点头哈哈腰，刚把手从袖筒子里抽出来，正要继续点头哈腰向李连长检讨，就听得头顶上传来炸雷一般的喊声：全体起立！稍息，立——正——！

一阵短促的骚动之后，坐着的，站着的，转圈的，全都固定了。一望无际的雪原万籁无声。我的感觉好像过了很长时间，至少也有半天过去了——半天过去之后，才听见咚、咚、咚、咚的脚步声。在苍茫混沌的雪缝里，那声音从雪地一直传到我们的鞋底，再从鞋底传到脚掌，又从脚掌传到小腿、大腿、腹部，直达我们的心脏。我当时打了个冷战，好像连鹅毛大雪都停止了飘动。

虽然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但是在那一瞬间，我们全都站直了。我在火车上认识的湖北兵胡林超因为站得过直，肚子都挺出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康营长拔正步的声音。那当口队伍并不整齐，可以说压根儿就没有队伍，新兵加上接兵的老兵，刚才还在风雪里散乱地猫着，骨碌着眼珠子东张西望。全体立正之后，有的来不及调整方向，脸朝北的有，朝南的有，也有朝东朝西的。我本来是脸朝东北方向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像一根木桩一样原地站立，恰好看见了一辆越野吉普车停在东北方。接兵的康营长一步一个脚印，向着吉普车方向咔嚓咔嚓地挺进，迎着风雪，踩着泥路，动作机械，满脸庄严。

几秒钟后我们就看见了，从越野车的前排跳下来一名军官，拉开了后面的车门，然后从后排开门处的脚踏板上伸出了一只皮鞋，再伸出一条腿，后来就走下来一位个子很高的军人。个子有多高呢，那时候我的感觉他就像一座山。我似乎看见，在他的屁股从车上搬下来的一瞬间，

越野车的两个后轱辘呼哧一下往上蹿了一截。大个子军人下车之后，往前走了一步，我清楚地看见他只动了一下左腿，然后真的就像一座山一样纹丝不动了。

这个人后来差点儿成为我的岳父，后来我知道差点儿成为我的岳父的这个人其实也才只有一米八五，他之所以在那天让我感觉到他像一座山一样地高大，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心里充满了神秘和敬畏，同时还有矮胖子康营长反衬着他的高大。

康营长的正步走得很不漂亮，他显然是过于激动了，没有把距离掌握好。尤其是那声响遏行云口令，消耗了康营长不少力气，以至于后来的几米正步，他走得有点摇晃。

我们在心里都为康营长捏了一把汗，要是他摔倒了可怎么办啊？但康营长就是康营长，他没有摔倒，摇晃并没有挡住他坚定的步伐，他终于一步一顿地迈到了高个子首长的面前，上身稍微摇摆了一下，但很快就站稳了，并且立正，鼓起两只眼珠子瞪着高个子首长——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用那样的眼神，好像有点仇恨地瞪着级别显然比他高得很多的高个子首长，而高个子首长似乎习以为常，很平静地看着这个在风雪中向他跋涉并且凸起眼珠子瞪着他的康营长。半个月后学习队列条令的时候，我们才从老兵的嘴里知道，那叫行注目礼，必须很严峻很庄重，敬礼者的表情越是庄严肃穆，越是表示对受礼者的敬畏和受礼者的威严。

谢天谢地，康营长终于把自己的身体弄直了，他瞪着高个子首长足足有五秒钟，猛地举起了臃肿的胳膊敬礼，由于动作太猛，差点儿把棉帽都戳翻了。我们的心呼啦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上，要是康营长的棉帽被戳到雪地上，再滚上几轱辘，那洋相就出大了，这个连我们新兵都明白。好在康营长的棉帽没有滚落，虽然有点歪斜，好歹还扣在康营长的脑门上。康营长顾不上脑门冷汗，定了定神，然后流利地报告：师长同志，步兵一团新兵营到达驻地，是否归建，请指示。新兵营营长康必绪！

高个子首长的眼睛略微往上抬了一下，向我们这个方向缓缓地移动了一下目光，眉头似乎皱了一下，然后才曲里拐弯地举起巴掌，往帽檐上随意碰了一下说，稍息！

康营长响亮地回答了一声——是！又敬了一个礼，咔嚓一声来了个



向后转，但是转过来之后康营长似乎有点拿不定主意，因为我们这些新兵在他那一声口令下全都就地立正，面对的方向五花八门，这样的队伍稍息之后，很多人将是屁股对着首长，如果首长讲话，也将对着新兵们的屁股。康营长原地立正，当机立断，轰轰烈烈地又喊了一嗓子——面向我，成五列横队集合！

我们的新兵连长，我们的新兵排长，我们的新兵班长，刚才都还像我们这些新兵一样老老实实傻傻乎乎无声无息，埋没在新兵中间，这会儿听到康营长的口令，全都像是从天而降，各就各位，一连二连三排四排五班六班的喊声此起彼伏。他们就像纲，纲举目张。纲一收回，一网打尽。大约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新兵加上老兵就全部有模有样站在首长的对面了。

这时候我看清楚了，那位后来差点儿成为我岳父的师长同志，估计有五十来岁，阔脸大耳，眉毛很长，面无表情地巡视着我们，忽然之间脸上有了笑意。他问康营长，康必绪，这是多少人？

康营长毫不含糊地回答，二百三十二人。

高个子首长问，都是哪些地方的？

康营长毫不含糊地回答，河南，安徽，湖北。

高个子首长又问，平均身高多少？

康营长毫不含糊地回答，一米……，一米……回答到这里，康营长才开始含糊，他显然没想到首长会问这个问题。

高个子首长摆摆手说，以我目测，平均身高一米七三，最高的不超过一米七八，最低的不低于一米六五，一米七六以上的不超过四个。其中有两个罗圈腿，四个短脖子。

我们的康营长，一路上威风凛凛说一不二的康营长，此刻呆若木鸡，傻傻地看着高个子首长，嘴巴动了动，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高个子首长这才往前跨了两步，开始给我们讲话。他的声音不大，但是音质浑厚，一字一顿，抑扬顿挫。他说，同志们，稍息。接着，他伸出了他的胳膊，遥遥一指说，同志们请看那里，那里就是你们的家，是你们未来几年的用武之地！就是那一片红房子，当地老百姓，把它叫做北兵营，那是一座了不起的兵城，你们将在那里学会，什么是军人，军人是做什么的，军人应该怎样做。同志们，看见了没有？

我们这群新兵一起伸长了脖子，又一起缩回了脖子。我们谁也没有回答，不是不回答，而是不敢瞎回答。

漫天雪花，一片苍茫。我什么也看不见，倒是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太伟大了，背诵几句，冻僵的耳朵似乎都有些发热了。

我正在走神，突然感到脚下一阵颤动。

看见了没有？我们的北兵营，我们的兵城！

高个子首长，我们的师长阚大门同志，猛然提高了嗓门，炸雷般的发问似乎挟着一股热风，从我们的头顶隆隆滚过。这时候我听见了同样如同炸雷的吼声从我的身边腾空而起，同样有一股热风扑向首长——看——见——了，我们的兵——城，我们的北——兵——营！

我震惊地发现，我身边的老兵，新兵营三十多个干部和班长，整齐划一，吼声震天！

高个子首长转向康营长说，我命令，挑选四个一米七六以上的，十个一米七五以上的，三个一米七四以下的。罗圈腿不要，挺肚子的不要，短脖子的也不要。立即执行！

康营长肚子向前一挺说，是！

就从这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所服役的这支部队太神奇了，太有东西可学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的师长阚大门离开之后，就开始分兵。接兵的干部们乱作一团，将已经捆扎成包的我们的档案又重新解开，分到几个人的手里，然后轮流地在新兵堆里窜来窜去，按照阚师长的标准捕捉目标，而且剔除了罗圈腿和短脖子，还有两个本来已经选上了，但是因为讲话时露出牙花子，显得嘴巴太大，所以又被重新赶回到大队人马当中。

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比较和调整，共挑选出了二十一个新兵，由李连长指挥，脱离了新兵大队，单独集中在人群的东边。我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也在其中，但我预感到是有幸的。因为我发现按照阚师长的标

准提前挑出来的新兵，除了徐敬爱和另一个名叫傅广征的河南兵看着不太顺眼以外，其他的人要么高大魁梧，要么英俊潇洒。阚师长命令把这样的人集中在一起，明显不是坏事。

在此之前，当陆军是我们在路上就知道的，那时候心里有点打鼓，不知道陆军好不好。我在火车上认识了湖北兵武晓庆，这伙计最害怕当炮兵，而且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我们这批新兵当的是炮兵。在火车上他就嘟囔过，说这回倒了霉了，当炮兵要扛炮扛炮弹，那么大的铁家伙，以后落在我们的肩膀上，不死也得脱层皮。

武晓庆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点麻木不仁。我在穿上军装的那天起就知道，当兵可不是好玩的，管他当什么兵，肯定是要吃苦的。我抱定的原则，第一是听天由命，第二是逆来顺受，第三是见机行事。所以说那一路上我对一切都无所谓，既不像武晓庆那样老是忧心忡忡，也不像胡林昶那样疑神疑鬼，更不像徐敬爱那样主动巴结李连长。这不是说我有多高的觉悟，因为我觉得在路上一切都不明朗，想得太多一点用处也没有。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那批兵，尤其是那些特别机灵的，特别有心眼的，特别工于心计的，多数没有太大的出息。譬如说徐敬爱吧，为了当技术兵，在新兵训练的时候他就开始主动接近领导，拼命地打扫卫生，为了对付紧急集合，半夜不睡觉起来打背包；想学开车，操心操得夜里说梦话。他能学开车当司机确实是他呕心沥血换取领导好感的结果。可是，三十年后，我探亲回家，早已转业在家乡并且当了县委副书记的张海涛组织老战友吃饭，这伙计听说后，连夜开着他的那辆早已超龄的破卡车，装了一车白菜跑上海去了。我回去几次都没有见到他，据说他有自卑感。

我和张海涛武晓庆等人都是按照阚师长的要求量了尺寸的，由接兵的李连长带着。第一批卡车是由一个看起来比李连长年纪大的干部带来的，他下车之后，东张西望，似乎不太在意我们。李连长似乎也不怎么在意他，指挥我们爬上去之后，才吆喝那个干部说，一排长，走了！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看起来比连长年纪大的干部原来是个排长，也就是我以后的排长祝生珉。李连长和祝生珉坐在驾驶楼里，跟祝排长一起来的几个穿两个兜的老兵跟我们一样坐在大车厢里。有个长着络腮

胡子的眼睛很亮的大个子老兵给我的印象特别好，一个又一个地拉着我们上车，乐呵呵地冲着我们说，都把背包放下，放在屁股下面就是弹簧椅子。

见我们犹豫，络腮胡子又说，不要怕脏。咱们当兵的背包，摊下去是铺盖，捆起来是行李，垫下去是板凳。要是演习拉练打仗，背包就是咱们的家。坐在背包上，你就是坐在家了。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谢谢班长。

络腮胡子说，我是一班长陈骁，你们就叫我一班长。然后又给我们介绍，这个是七班长耿尚勤，那个是四班长王晓华，门口那个拉保险链的是二班长马学方等等。

我等新兵之辈于是纷纷点头哈腰唯唯诺诺，一边招呼班长班副，一边伸长脑袋找座。

因为一班长大大咧咧自来熟，新兵老兵混在一起就显得很融洽。但是落座之后，武晓庆犯了一个错误，为了讨好班首长们，他掏出了一包锡纸大前门香烟，拆开站起来，撅着屁股首先往一班长面前递。一班长那当口正趴在前面的大厢板上，脑袋勾着同驾驶楼里的人说话，估计是向李连长报告可以开动了，没有看见武晓庆递过去的香烟。武晓庆还在弓着腰等着递烟，没想到传来一声严厉的断喝：车上不许抽烟！

断喝来自矮个子四班长王晓华。

一班长陈骁回过头来，看了看四班长王晓华，又看了看新兵武晓庆，笑笑说，回去再抽吧，车上禁止烟火。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王晓华自从上车之后，表情一直都很庄重，连点头似乎都很矜持。本来车里很热闹，经过王晓华这一声断喝之后，就不热闹了。新兵们不敢搭讪，其他两个班副也没了言语，只有那个叫耿尚勤的七班长面带笑容地说，部队有部队的规矩，你们还不懂，不过不要紧，以后慢慢就懂了，规矩慢慢就养成了。我们也是从新兵过来的。

我对这个名叫耿尚勤的班长很有好感，他不仅像陈骁那样比较和善，而且仪表堂堂，个子很高，瘦长，剑眉，厚嘴唇，一看就是憨厚人。这个人将在我此后的军旅生涯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过了一会，武晓庆问一班长说，我们这是往哪里去啊？



陈骁笑笑说，当然是往营房去啊，难道是往北京去不成？

武晓庆眨巴眨巴眼睛又说，我是问，我们是啥兵种，为什么先把我们挑出来？

陈骁拍拍武晓庆的肩膀说，别急小伙子，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武晓庆哦了一声，不说话了。坐在武晓庆对面的四班长王晓华说，新同志注意一点。没进营房之前，少说话。

说实话，这个王晓华越来越让我别扭了。我心里想——我相信多数新兵都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不就是多当几年兵吗？装腔作势地好像他是干部似的。这是给新兵下马威呢。

后来武晓庆就不敢吭气了。我们几个新兵好像心照不宣，都故意耷拉着眼皮，或者故意转过脸不去看王晓华。车子继续颠簸着前进，车厢外面雪花还在滔滔不绝地飘扬，车厢里却好像千里冰封。走了一阵子，坐在车厢最后面负责看管保险链的二班长马学方打破了沉闷，对张海涛说，你们这批兵有特点，好像都是城镇兵吧？

张海涛说，就算是吧，不过都是小城镇。

二班长说，城镇兵好啊，当了兵复员之后可以安排工作。

张海涛没有接话，他大概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时候王晓华又说话了，说二班长你现在可别给他们灌输复员找工作的思想，他们还没进营房呢，不能散布消极情绪。

二班长把大手一挥说，我操，你老四觉悟够高的，我们新兵老兵促膝谈心，早点进入情况嘛，你干吗老是不让我们说话？二班长说完，又转向我等新兵说，你们想当什么兵？

张海涛知道武晓庆最怕当炮兵，所以故意说，我们想当炮兵。

二班长奇怪地问，为什么想当炮兵？

张海涛说，炮兵过瘾啊！

二班长说，你们喜欢大炮还是小炮？

张海涛挠挠头皮说，一颗红心，两套准备。大炮小炮我们都喜欢。

二班长哈哈大笑说，小兄弟，告诉你们吧，我们连队，你们要去的连队，既不是大炮，也不是小炮，我们的部队是步兵团，我们的连队是特务连。

二班长马学方说完，车厢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连我的心里都吓

了一跳。

天啦，特务连！

什么叫特务连啊？货真价实的特务我们没有见过，但是电影里的特务还是见过的，那往往都是歪戴礼帽斜叼烟卷面带奸笑的家伙，还往往心狠手辣。

我们的心情很不平静。但也有个别人想法出奇，武晓庆就趴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当特务也没啥不好，你看电影里的特务都是吃香喝辣的，还很神气，要是走运了，还能遇上女特务呢。

我没吭气，我比武晓庆聪明，我预见到我们要当的特务不是吃香喝辣的，就算能够吃香喝辣，我也不稀罕过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

这次分到一团特务连的新兵，一共二十一个，半数来自安徽和湖北，这半数里面又有多数是来自城镇。说得明白点，我们是农村人里的城里人，城里人中间的农村人。以后我们特务连的主角之一王晓华说我们是一批特殊兵，很难带，比纯粹的城里兵傻帽儿，比纯粹的农村兵狡诈。王晓华说我们是新时期的新情况。

从兵站外面的开阔地到我们以后将要长期生活的北兵营，其实也就是十多公里，但是就这十几公里的路程，对我们此后的军旅生涯有着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这几个班长的不同印象，将是我们在特务连丰富生活的重要感情基础。

① 我们的北兵营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兵城。北兵营在平原市的北郊，除了我们一团，一路之隔的东边还有一个炮兵团和防化营；一路之隔的北边还有一个通信营和工兵营；一路之隔的南边还有一个步兵团和汽车营。可以说，在这块方圆十几公里的地盘上，集中了我们二十七师除了坦克团以外的主要部队。坦克团之所以没有驻在北兵营，是因为北兵营在城郊，我们的坦克要是从城里走一趟，这个城市的交通基本上就瘫痪了，除非把履带卸下来。

关于北兵营的布局情况，我是当兵好几个月之后才逐渐弄清的，当务之急需要介绍的是我们的西南方向。我们师属汽车营的南边是一个更为了不起的部队——海军航空滑翔学校，简称海滑。想想吧，既是海军，又有航空。也就是说，想当年，在北兵营最繁荣的时候，陆海空三军都



有。不过，现在的海军航空滑翔学校只剩下了一个留守处，还有一百来号人。人是少了点，但是在北兵营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一百多个人里面有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里有一个女兵分队，女兵分队里有五朵金花，五朵金花在我们北兵营几千名陆军官兵的心目中，就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光芒万丈。北兵营因为有了海滑的五朵金花，其活力成几何倍地增长，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步兵一团特务连的营房在整个北兵营里，距离海滑留守处最近。我们驻扎在北兵营的二十七师官兵要是想见到五朵金花，即便是做梦，我们也是近水楼台。

以后我们听连长李开杰说，我们师长阍大门过去是一团团长，再过去就是我们一团的特务连连长。师长那天一来看新兵，团里的首长和营里的首长心里就有数了，要把文化程度高的兵、长得顺眼的兵、看起来机灵狡猾的兵分到特务连。虽然师长很看重兵的身材，但是因为我们特务连执行的任务五花八门，有的技术性强，有的表演性强，只有执行野战勤务的三排多数高大威猛，多数肌肉发达，多数面目狰狞。所以分到特务连的兵，基本上体现了高中矮三结合的原则，连徐敬爱这样的矮个子也混了进来。

我们营房西边有一片空旷的地盘，方圆十几公里大，原先是海军航空滑翔学校的飞机场，海滑迁走之后，就废弃不用了，只剩下几条跑道，中间长了一些北方的干草，还有一些零星的建筑和废墟。秋冬季节，显得很荒凉，正好可以作为我们野外训练的场所。从训练场的设置上，我们隐约知道了，我们特务连的兵确实不是一般的兵。训练场上有三大技术设施——特种技能设施，攀登越障设施，还有通信、侦听、摩托驾驶、单兵格斗、刀山火海等等。

第一次整队熟悉这个训练场的时候，代理排长兼一班班长陈骁站在队列前面，很自豪地跟我们说，同志们请注意，从我们的训练场上你们就应该懂得一个道理，我们特务连是干什么的呢，谁来回答？

没有人回答，半天才有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小声嘀咕说，是当特务的。

说这话的人是徐敬爱。

陈骁说，有点靠谱，但不确切。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可以集体回答。我们陆军有多少兵种？

武晓庆抢着回答，首先有步兵。

我不失时机地回答，还有炮兵。

张海涛回答，还有工兵。

再往下，大家沉默了，停了一会儿才有人说，还有侦察兵，还有通信兵，还有汽车兵……

河南籍新兵傅广征觉得自己不发言不合适了，举手说，还有炊事兵、卫生兵。

陈骁笑笑说，对，你们说得都沾边。还有防化兵、防空兵、火箭兵等。提出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特务连是陆军所有兵种功能的综合，你们刚才列举的所有兵种的基本技能都要掌握。

我们傻傻地站着，都有点发蒙。如果我们把陆军所有兵种的基本技能都掌握了，那还是人吗？那不是神仙吗？上天入地，飞天遁土，七十二变，耳听八方眼观六路，那还得了？真的学会这些功夫，我们还用当兵吗？走遍天下都是吃香喝辣。

陈骁又说，一句话说到底，人所不能我能。我们特务连是要打仗的，我们特务连就是战争中的幽灵，地上的战斗全明白，天上海里的战斗明白一半。什么叫四两拨千斤，我们特务连就是四两，重大任务就是千斤。大家想想，在战争中，不管兵力悬殊有多大，敌情多么严重，任务多么紧急，只要我们特务连能够深入敌人核心，一个小小的行动就能决定一个大战役的胜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要严格训练，要有脱胎换骨的决心。谁怕吃苦，尽早提出。

应该说，刚开始的兵旅生活我过得还算不错，学习三大条令，学习新兵须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这些脑力劳动我不怕，我的记忆力好，理解力也还行。我们的教员，也就是连队干部或者班排长提问的时候，我总是抢着回答。

还有办黑板报。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大批判文章，练得一手漂亮的仿宋字，所以我们新兵排的黑板报主要由我承担。

再有就是开班会或者排务会，要我们谈当兵的动机，这是我的强



项，我能够从辛弃疾谈到文天祥，大丈夫志在四方，马革裹尸砍头只当风吹帽。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等等，这一套我谈得头头是道，谈得连队干部和班排长们一愣一愣的。

那时候我很得意，觉得开端不错，第一印象不错，起点不错。得意中就老做美梦，幻想自己成了特务连的才子，成了特务连的后起之秀，成了特务连的一把手或者二把手。当初在家乡报名参军的时候，我就立下了志向，要在短时期内当上排长，哪怕先当上班长也行，我想当班长只是为了获得一个舞台。那时候我坚信不移，只要把三个人交给我指挥，我就会充分显示我的组织指挥才干。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感到现实和愿望差距很大。

我这个人的特点是，动脑子动嘴行，动手能力差。尤其是特务连，做什么事情都讲究速度，吃饭要快，睡觉要快，连上厕所都要快，一句话说到底，快速反应。而快速反应恰好是我的弱项。我比武晓庆和张海涛他们更倒霉，负责管教我的新兵班长恰好是王晓华，这伙计的脸上基本上没有笑容，如果有笑容，那一定是冷笑，或者是狞笑。但据说这伙计和陈骁耿尚勤都是师干部科备案的干部苗子，带兵很有一套，随时准备当军官。

队列训练开始不久，王晓华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其实我并没有得罪王晓华，要说得罪，我只是在心里不把他当回事而已。因为我的个子比较高。以后回忆，我太佩服我们师长阚大门了，阚师长那天目测了一下，就断定我们二百多名新兵中一米七六以上的不超过四个，真是惊人地准确，而我就是那四个人之一，我身高一米七八。

我没有想到我会因为身高得罪我们的班长王晓华，因为王晓华身高仅有一米六六。搞队列训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右看齐，整个新兵连集合在一起，一声向右看齐，全连的脑袋刷的一下，向右倾斜四十五度。

我的麻烦就出在向右看齐上。因为我是我们新兵二班中个头最高的，所以我就成了排头兵，班长列队的时候，我的位置是第二，班长在队列外指挥的时候，我的位置就是第一。向右看齐，要求第二名的脑袋右斜四十五度，用眼角余光看右边排头兵的鼻尖以上。我的右边是班长王晓华，这伙计基本上比我矮一个脑袋，我看他的鼻尖，不仅要把脑袋向右

偏斜四十五度，还得向下偏斜四十五度，这样一来，我的表情就不可能自然，怎么看都有怪里怪气的样子，怎么看都有点蔑视班长的意思。

我记得我在全连集合向右看齐的时候，当我把脑袋右偏四十五度，再下偏四十五度的时候，心里好像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快感，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优越感。也许我在那一瞬间脸上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而我的每一次不怀好意的微笑，都会被我们聪明绝顶的矮个子班长用眼角的余光明察秋毫。

懂得一点行伍常识的人都知道，队列训练首先要练习集合，集合的过程中向右看向左看向前看以后，就开始报数了。本来我有绝对的优势，因为我是排头兵，班长在队列里我是二，班长不在队列里我就是一，所以我报数不是报一就是报二，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要是出错，那我也就太弱智了。

可是我想错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是经过无数事实证明了的。既然我有在向右看齐的时候蔑视班长的前科，班长自然不会熟视无睹。

我们连队的新兵组建成一个新兵排，新兵排长是一排长祝生珉，也就是那天在开阔地里带着卡车接我们的看起来比李连长年纪还大的干部，事实上他也确实比李连长大两岁，他二十八岁，李连长才二十六岁。祝生珉是穿四个兜的军官，不屑于管理新兵的鸡零狗碎，除了全团或全营新兵会操，他基本上不管我们的训练。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不仅老气横秋，而且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我们一点儿也不怕他。我们的命运全攥在新兵排一班长兼代理排长陈骁、二班长王晓华和三班长耿尚勤的手里。

据说我们这支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通常情况下，带新兵的干部都是以副代正，譬如我们一团的新兵营长康必绪，其真实身份是三营副营长，我们团直新兵连的连长，是我们特务连的副连长李开杰，这些以副代正的干部，用不了多久就会提拔使用。新兵班长们往往也是这样，副班长很快就会被提拔成班长。但是我们新兵排的三个班长都是正的，而且在连队里，他们的真实身份分别是一、四、七班的班长，都是本排的第一班，在炮兵部队它们叫基准班，在步兵部队他们叫示范班。你要是参加过队列训练你就会知道，一个连队排成横队，这三个班全在第一排，要是纵队行进，这三个班全在最里面的一层。这三个班就好比连队



的外套，谁不想让自己的外套漂亮一些呢？

我这样一说你可能就明白了，这三个班的班长其实就是我们特务连的门面。尤其是一班的班长陈骁，是基准班里的基准班班长，是示范班里的示范班班长。那时候可以直接从连队骨干中提拔干部，能够当上连队一班长的，如果不出生活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很少有人不提干的。

关于这三个班长的关系，也是我们新兵必须关心的。据说陈骁是师长阙大门老上级的后代，此人老成持重，军事素质也很好，所以陈骁提干已是铁板钉钉了。看得出来，耿尚勤对陈骁比较尊重，据说耿尚勤当新兵的时候，陈骁还当过他的副班长。耿尚勤那时候有个弱项，口才不行，还有点结巴，一讲话就面红耳赤，脖颈都是红的，班务会上不敢发言。陈骁能说会道，经常带着耿尚勤到球场上练习讲话，帮他归纳一二三四，矫正口吃。我们这些人到部队之后，已经很少听到耿尚勤口吃了。他讲话虽然不多，但是很有条理，据说陈骁为此费了不少功夫，这是事实。

在我看来，耿尚勤这个人比较老实厚道，他不仅对陈骁很尊重，对王晓华也同样让着三分。听马学方说，耿尚勤和王晓华是在团教导队里的同学，是一对比武场上的搭档，耿尚勤动作更利索一点，帮助王晓华克服了不少难关，王晓华对此感恩戴德，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王晓华在连队首长面前说了耿尚勤不少好话，这好像也是事实。

当然了，从表面上看，我们既看不出这三个家伙亲密团结，也看不出他们勾心斗角。用马学方的话说，此一时，彼一时，利益面前，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们觉得这话有道理。至于他们之间会不会为提干问题明争暗斗，我们有兴趣，但是兴趣不大，我们最关心的是他们对我们的态度。

我在前面说了，我们的队列训练通常都是以班为单位，但是集合解散这一套，班长们嫌一个班的人太少，练不出阵势，于是便全排合在一起练。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完了就是报数，一报数我就完了。一列横队的时候我是第八名，但因为紧张，几乎每次我都报错了，不是跟着前面的报七，就是抢了后面的报九。

王晓华肯定发现了我的软肋，肯定知道我的某个脑垂体不灵光，对于数字变换不敏感，所以王晓华就变着手法刁难我。他站在队列前方的